

# 夜光杯



威，所以才落了个“黄胖”的绰名。

黄胖系一条围裙，从早到晚夜立在灶头旁，老板娘只管烧饭洗衣裳。烧开水技术含量不高，但黄胖也有几项独门秘籍。他会给人家冲藕粉，冲得滴溜丝滑，不结块，不滴糖。秋冬季节，街坊大妈端着一脸盆毛蚶来老虎灶请黄胖泡毛蚶。蚶壳微启，一剥就开，饱含鲜汁，大妈会留几只给黄胖下酒。

再比如，小菜场里的师傅常常将一大桶黄鳝抬到老虎灶，黄胖紧张不安地扭动身躯，黄胖先泼一勺冷水激一激，然后一铅桶开水倾盆而下，压上盖子，桶里似有无数条皮鞭在抽打，热气从桶盖边缘逸出，腥臊气慢慢转化为若隐若现的甘香。黄胖烫的黄鳝皮不破肉不烂，划起来相当顺手。有时候小菜场里也会进一批鲨鱼，鲨鱼需要退沙（其实是细鳞），比黄鳝难弄，菜场里的师傅就交给黄胖。黄胖成竹在胸，举重若轻，烫好后，从墙上摘下一把半尺长的半月形牛角刀，唰唰几下，鲨鱼便露出玉白的内皮。鲨鱼可红烧，也可沃羹。鲨鱼是发物，我家从不进门。

黄胖大显身手的一场“好戏”，今天的年轻人想破头也想不出来。有一次弄堂里的阿毛娘抱来一大捆帆布请黄胖“退沙”，原来这是工厂里处理掉的布基砂皮，大块小块一团糟。

酒退本事退，喝酒的上了年纪都有此体会。

与同学、同事、朋友、亲戚偶尔聚首乘兴喝点小酒，会念叨昔日曾经有过的豪气。当年之勇谁没有过？年轻气盛，为了感情，醉无惧。

老了，肝、肾、胃、肠，还有脑子，不是这个哀鸣就是那个叫屈，酒害人！

为什么要喝酒？从逢场作戏到成瘾，成酒仙酒鬼，成为一种能力、气概，会服众，抬高形象，有段时期因此还为了好办事。喝的时候豪气冲天，自以为金刚不坏之身；岂知酒从不承担，都是你喝它，所以你喝成啥总样，甚至喝死都不关它的事。

我的干爹，水泊梁山人，我年年与他干对饮。早先他半瓶我半瓶，正好。后来他只能喝一小杯，再后来一小盅，最后一盅酒从开始摆到结束，还那些，他跟酒“拜拜”了。世上还没见过越老越能喝的。

忧虑的适度是智慧的人生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而过度忧虑形成焦虑，也有伤害自己的隐忧。没有无忧无虑的人生。只有无忧无虑的短暂时光。无忧无虑属于童年，而有忧虑则属于人生。

有一份忧虑，会多一份警醒，多一份防范。太多的忧虑，则是将臆想的未来压垮自己。从平常的角度来说，有无忧虑决定了人是否具备忧患意识，忧虑什么决定了人可能走得多久，忧虑的多少，则刻定了人的成熟与否，而忧虑的处置，则体现了一个人的能力。处置忧虑过度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暂时地抛却忧虑。天塌不下来，杞人忧天天空依然。待到心静心舒时再来过滤忧虑，也容易识别真正的危险，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。

君子忧道不忧贫，此忧是一种高尚的追求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此忧是一种高尚的境界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此忧是一种高尚的胸怀。至于忧来思君不敢忘，乃是一种情爱，男女毋庸置疑的牵挂。

人生识字忧患始。忧是人间经常事。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可见，忧也是无止无境，甚至可以超越时光和自我的。由忧伴随，只要适度，一生不会多愁。适度忧虑能冷静理智，此时的处理能力也可以正常发挥。而过度甚至极度的忧虑下，人的能力骤降，人的能力骤降，人的能力骤降。

智力极弱，容易出错直至肇祸。倘若忧心如焚表现的是一种急躁的心情，此心情可以助力大事。倘若忧心真的如焚，具体处事也表现得匆忙急切，此必乱了大事。

想无忧无虑地生活和工作，就像想回到童年一样，那是痴人说梦。而在忧虑中不失初心，并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方为真人。

忧虑如纷乱的枝丫，如从生的荆棘，为它们而思绪纷乱，为它们而困惑丛生，你便连它们都不如。不如时常修剪枝叶，必要时披荆斩棘，才会有你阳光的茁壮之路。忧是为了人生安然，忧是为了健康前行，忧也是为了无忧，为了心静如水。留一点时间忧虑，不要太多，保持心态平和。

在我青少年时代，几乎天天要与老虎灶打交道，泡开水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老虎灶楼上住着我的同学李建刚，他家有满满两竹篮的连环画供我借阅，当然也是要付代价的。他从《三国演义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连环画中选中某一页，叫我画在蜡光纸上供他刻成剪纸，因为是在蜡光纸背面的，所以得画成镜像，比如阿洪举枪向鬼子射击的时候，我就得画成左手拿驳壳枪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刻花样是男孩子的一大乐趣。

老虎灶的烟囱冲破屋顶直指蓝天。周惟波写过一个话剧《炮兵司令的儿子》，所谓炮兵司令就是老虎灶老板。建刚的家在二楼，烟道从他家穿过，冬天室内很暖和，夏天就不好过了，墙壁烫得可以烙饼。整个暑假，建刚就在弄堂里做面，做作业，刻花样，下象棋。暴雨突至，就端起小凳子冲进老虎灶。

这个老虎灶与上海所有的老虎灶一样，当街砌灶，埋两口锅，锅上接木桶圈，灶膛正对着街道，真像一只老虎的血盆大口。老板手执钢钎捅炉子的时候，烧红的煤屑纷纷落下，遇到膛内的积水发出嘶嘶声响，我很喜欢听这淬炼似的声音。

店堂里靠墙摆两张八仙桌，供茶客喝茶。后面还有小半间，冬天孵黄豆芽，夏天供人洗澡，一块旧布帘，用墨汁写了“益汤”两个大字，实际上只有一只木桶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块头脱去汗衫，背部布满刺青，是两条张牙舞爪的蟠龙！这让我想起旧上海的“白相人”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## 老虎灶「黄胖」

沈嘉禄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，槽头肉端的厚实。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，大家都叫他“黄胖”。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，某人得了“腰子病”（肾病），食不进盐，面孔又黄又肿，便叫“黄胖”。老虎灶老板姓黄，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。

## 写杜甫也写屈原的诗

王坚忍

喜欢一首宋人徐屯田写的诗，名为《耒阳杜工部祠堂》。名为写杜甫，实际上却把杜甫与屈原精巧地对接——恰如好的木匠将卯榫（榫榫榫头）对接，用不着一根钉子——写在了一起：“水与汨罗接，天心深有存。远移工部死，来伴大夫魂。流落同千古，风骚共一源。江山不受吊，寒日下西原。”

这首诗的首联，“水与汨罗接，天心深有存”，得从地理位置和水系说起。屈原投江湖南汨罗，杜甫殁于湘江耒阳县（也有说平江县）水边的一条小舟上，而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，它们共属于一个洞庭湖水系，这可能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吧。“远移工部死，来伴大夫魂”，说的是杜甫原籍为河南巩县（今巩义市），但临终时却“远移”楚地，与土生土长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，最后同归于水。颈联写得最妙，上联“流落同千古”，屈原杜甫都是命运多舛，怀才不遇，颠沛流离，四方为家，流芳千古；下联“风骚共一源”，屈原在潮湿多水巫风流行的南方，写出的《离骚》，想象丰富的浪漫主义，与山高林密沃野广袤的北方，先民吟唱的《诗经》，质朴醇厚的现实主义，合称“风骚”，成为先秦的双剑合璧。而杜甫就是上接“风骚”的优秀传人。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也说，“至于子美（杜甫字子美），盖所谓上薄风骚，下该沈宋”。“上薄风骚”，意思是老杜诗歌的源头为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血脉里流动着同样的热爱吾土吾民的一腔热血；“下该沈宋”，初唐的沈佺期、宋之问，合称“沈宋”，他们通过写作实践和摸索，使得律诗尤其是五律七律的平仄粘对拗救，对仗的整齐工整等声律形式逐渐趋向于成熟。此后的杜甫，在沈宋的基础上，把律诗的形式和内容推向了更高的峰峦，创造了“顿挫沉郁”的风格，完全可以与他仰慕的前辈，“骚体”诗的肇始者屈原相媲美。

尾联“江山不受吊，寒日下西原”，意思为徐屯田说我正在吊念屈原杜甫，但江山日月无意识无知觉，有它们四时运行，昼夜交替的客观规律呢，寒日还是依旧下山了。诗人没有说出来的是心中的无限惆怅和落寞……真的是诗尽意不尽，余音绕梁余味长啊。

## 上头

詹超音

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，不经意间看到一只蝴蝶立在墙角，棕色的背、红黑相间的翅膀，加上小白方块的点缀。真美！镜头，轻轻靠近，再近点，再近点，几乎要碰到它的翅膀了，估计也就一厘米的距离。它居然纹丝不动，静静地享受着暖阳与闪光灯的照射。

我惊讶于蝴蝶的镇静，感觉和它是很熟的朋友。噢，想起来了，去年也拍摄到一只蝴蝶。当时，也是在一个地方，我在打电话，一只蝴蝶飞来停留在我的臂弯。电话结束了，蝴蝶还在，它许是累了。我就保持着弯臂的姿势，静静地看它午睡，在秋日的斑斓里。为此，我发表感言：“你（指蝴蝶）是被我的嗓音所迷，还是被香（香烟味）所惑？真是——蝴蝶恋哥，岁月如歌。”此言引来了众多微友的笑语，更多的自然是“你是招蜂引蝶”的话儿。真是爱“恨”交加。

看着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点赞，窃喜间我突然想：这只蝶，会是去年的那只吗？细细对照两图，今年的蝶色彩深了些，应该是长大的缘故吧。区别仅仅是左翅的外边颜色略有不同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同的年，相同的一天，假如是同一只蝶，那也未免太神奇了。它是喜爱这儿的云天还是感恩于曾经的“臂弯小憩”？

## 蝶恋

袁建章

那只蝶，会是去年的那只吗？细细对照两图，今年的蝶色彩深了些，应该是长大的缘故吧。区别仅仅是左翅的外边颜色略有不同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同的年，相同的一天，假如是同一只蝶，那也未免太神奇了。它是喜爱这儿的云天还是感恩于曾经的“臂弯小憩”？

那只蝶，会是去年的那只吗？细细对照两图，今年的蝶色彩深了些，应该是长大的缘故吧。区别仅仅是左翅的外边颜色略有不同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同的年，相同的一天，假如是同一只蝶，那也未免太神奇了。它是喜爱这儿的云天还是感恩于曾经的“臂弯小憩”？

那只蝶，会是去年的那只吗？细细对照两图，今年的蝶色彩深了些，应该是长大的缘故吧。区别仅仅是左翅的外边颜色略有不同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同的年，相同的一天，假如是同一只蝶，那也未免太神奇了。它是喜爱这儿的云天还是感恩于曾经的“臂弯小憩”？

## 腾空而起的树

羽茜

一棵老树，在傍晚的天光中腾空而起。根球飞动的姿态，像悬浮在空中的月，让人有些恍惚。夹杂着人声、机器声，它慢慢地落下，着地。

在我印象中，有一棵桃树，我和弟弟在老屋墙根处发现了它。我一眼就认出了我吐的桃核。我吐了很多桃核。有一颗长出了绿绿的小身段，我们欢呼，随后，姐弟俩一起把桃树苗挖了出来，移到屋侧的一口井边，种下，弟弟当场撒了一泡尿，说给它施肥。这泡尿真长啊。

忽然某一天，桃树开花，结果了。它疯了似的，在空中盘旋，长得又大又高。我和弟弟在树下，仰着小脑袋看叔叔们爬上云梯，摘桃。后来我在上海读小学了，读到《西游记》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，读到花果山福地“仙桃常结果，修竹每留云”，眼前就会出现这棵桃树。那年，家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喜事，门口聚集了一些人，可能是我爸爸回来了。从小我就骄傲，因为爸爸是解放军，军帽上有颗闪闪红星。每次他回来，家里就像过节一样。那天，我掉了一颗牙，有人把它扔到屋顶上去了。我看着我的牙飞身上房，翻一个跟斗，蹲在一片瓦上。这颗牙掉得可真不凑巧，没法吃螃蟹了。记得爸爸把我抱起来，坐在他高高的臂弯。他倚着我，一边和邻居谈笑风生，一边给我剥蟹脚吃。人群中有人说：“海红多开心呀！”那天，从爸爸高高的臂弯望去，天边一片红云，美得奇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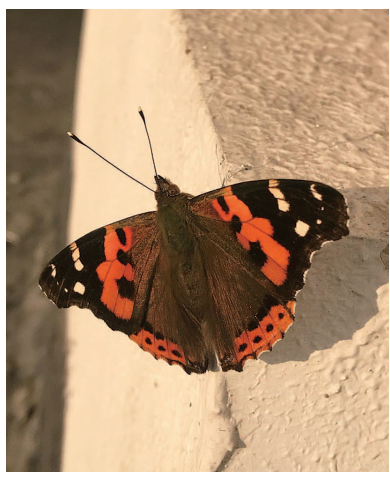
## 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

摄影